

周禮正義

冊四

明倫彙編

卷一百一十五

周禮正義卷十

瑞安孫詒讓學

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世婦謂宮御之官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

比其具酒人共酒因留與疏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者謂共具齊其奚為世婦役亦官聯注酒又親奉致之世婦遂共其役也注

云世婦謂宮御之官者賈疏云謂春官云每宮御一人案鄭賈意此世婦非天官之世婦也然二世婦內外異而職掌略同祭祀皆掌饌

具則此世婦不專指春官宮御明矣縫人職云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是亦奄官得為內嬪婦役之例鄭賈說未該互詳敘官疏

云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者亦春官世婦職文引之者明彼具內含有五齊三酒又掌宿戒故有役使之事也云酒人共酒因留

與其奚為世婦役者賈疏云酒人以奚送酒至世婦因為世婦所役使詒讓案敘官酒人有奚三百人人數衆多故此官率領之留為世

婦役不言女酒者女酒掌為酒不掌共送饌具之事也云亦官聯者聯黃丕烈校改連是也舊本並誤詳大宰疏賈疏云即小宰云祭祀

之聯事是也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酒正使之也禮酒饗燕之酒飲酒食之酒此謂給賓客之稍王

不親饗燕不親食而使人各以其爵疏注云酒正使之也者賈疏云以酬幣侑幣致之則從而以酒往疏酒正云共賓客之禮酒使其

士奉之士即此酒人也彼不言飲酒者禮酒中可以兼之矣吳廷華云酒正言士奉之此經亦言奉者蓋謂酒人奉於酒正而酒正之士

奉於賓客疏仍主酒正注奄士說非也案吳說是也黃以周說同互詳酒正疏云禮酒饗燕之酒者此謂三酒也凡饗燕獻酬用之王於

賓客饗食燕通謂之禮故觀禮云饗禮乃歸但此及酒正之禮酒並謂致之客館者故酒正注又云王所致酒也云飲酒食之酒者賈疏

二云謂食時有酒者由禮云酒漿處右則此非獻酬酒是酌口之酒也詰讓案此謂四飲之醴清也公食大夫禮云飲酒漿飲俟于東房注

二云飲酒清酒也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酬之酒也蓋食禮無獻酬唯有酌口故別謂之飲酒公食注清酒賈彼疏謂即三酒之清酒吳廷華

褚寅亮黃以周謂當為四飲之清是也此四飲漿人六飲並無三酒云此謂給賓客之稍者猶漿人共六飲云共賓客之稍禮別於下陳

酒為致饗饋也掌客云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注云稍人稟也聘禮記注亦以稍為稟食此下注謂不親饗食歸幣之酒則與稟食別而

云稍者以其歸於客館有似稟食亦得通稱稍故賈疏云此禮酒飲酒總言王若不親燕飲食則使人致之於客館任賓客稍稍用之故

云給賓客之稍云王不親饗燕不親食而使入各以其爵以酬幣侑幣致之者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致

饗以酬幣亦如之鄭彼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必致之不廢其禮也致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也酬幣饗禮酬賓勸酒

之幣也又公食大夫禮云賓三飯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注云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為食賓

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用深安賓也賈疏云彼雖無致燕法案鹿鳴燕羣臣嘉賓有實幣帛則致燕亦以酬幣致之與饗同各

以其爵者則諸侯來朝遣三公致饗卿來聘遣卿大夫致饗燕以酬幣致食以侑幣案賈說是也聘禮公于賓壹食再饗燕與差板賜無

常數彼為諸侯使卿自相聘之禮禮殺食饗有常數而燕無常數故亦無不親燕致幣之文此天子待來朝諸侯據掌客上公三饗三食

三燕諸文下總云若弗酌則以幣致之是燕有常數與饗食同則不親燕亦有致幣可知故鄭賈並兼言燕也賈掌客疏謂燕禮饗不酌

蓋不致幣聘禮疏亦謂天子諸侯燕皆無酬幣與此疏說自相抵牾
不足據胡承珙云周語言先王之燕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
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則燕亦未嘗不用酬幣也案胡說
本陳祥道是也詩小雅鹿鳴孔疏亦謂燕當有幣今燕禮不言者文
略互詳掌客疏又案鄭知此禮酒非王親饗燕食之酒者以酒正饗
士庶子耆老等皆共其酒則王饗賓客亦當酒人從酒正共之不當
直使酒人共之也云則從而以酒往者賈疏云謂酒人以酒從
使人往客館授與賓客案此當謂奉之於酒正鄭賈說亦誤

共酒而入于酒府

燕飲之酒正之府者是王

疏

注云入于酒正之府者

奉之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賈疏云此謂酒正所奉者則酒正
云凡王之燕飲酒酒正奉之并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亦是酒正奉
之以其事非一故言凡事共酒入于酒正之府惠士奇云宰夫職云
府掌官契以治藏酒正職云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酒正之出日
入其成月入其要成要即書契府實掌而藏之酒正府二人酒入漿
人無府故酒人共五齊三酒漿人共六飲皆曰入于酒府謂入於酒
正之府日入其成月入其要也案惠說是也酒人共酒漿人共漿入
於酒府固謂入酒漿之物然亦兼入書契以備成要惠說足補注義

凡祭祀共酒以往

不言奉

疏

注云不言奉小祭祀者賈疏云上云祭

祭祀王希冕玄冕所祭者故云共酒以往詒讓案大祭祀之酒正親
奉之小祭祀不言奉者酒人使人以酒往致主祭祀之有司不親奉
也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謂若歸饗饋之酒亦自

疏

注云謂若歸饗饋

上公饗饋九牢之等案聘禮云卿韋弁歸饗饋牲牢及芻薪米禾等
並歸於客館彼入壺設於西序北上天子致禮於諸侯亦當陳於西

序故云賓客之陳酒經直云賓客陳酒不指斥言饗饋鄭不敢正言故言若饗饋之酒案聘禮歸饗饋堂上入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西夾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又東夾亦六壺東上西陳即鄭所據也賈唯舉西序所陳未咳又聘禮致餼亦有堂上入壺西夾六壺掌客諸侯相致餼之禮則上公壺四十侯伯壺三十有二子男壺二十有四此陳酒內當亦含致餼鄭不言者文不具也云亦自有奉之者者以經亦不言奉明酒人不自奉之賈疏云謂使卿章弁歸之者是也云以酒從往者賈疏云謂卿章弁歸饗饋等之時亦使人以此酒從往致之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王之六飲亦酒正當奉之醴醴清也鄭司

農云涼以水和酒也玄謂涼今寒粥若糗飯蘘水也酒正不辨水涼者無厚薄之齊 **司** 涼醫酏者此與膳夫為

官聯也六飲自水外並有清有糟而以清為尤善故膳夫謂之六清玉藻云五飲上水漿酒醴酏彼酒蓋即此醫無涼者涼依先鄭說則

咳於酒依後鄭說則咳於醴漿故略之也漿醫酏並詳酒正疏云入于酒府者賈疏云亦入於酒正之府與三酒同以其酒正奉之故也

注云王之六飲亦酒正當奉之者賈疏云亦如酒入共酒入於酒府酒正奉之言當者酒正所云有不自奉者唯共王乃奉之云醴醴

清也者據內則醴本有清糟二種酒正四飲一曰清膳夫又云六清此六飲之醴雖不言清以酒正例之則此醴亦謂醴之清者可知故

云醴清也賈疏謂此醴是不涉者未達鄭惜鄭司農云涼以水和酒也者說文水部云涼薄也以水和酒則味薄黃以周云醴為醇酒涼

為薄酒先鄭義如此詒讓案依郊特性及司尊彝文惟明水說齊與凡酒脩酌祭祀之酒有以水和若常人所飲不當以水和酒故後鄭

不從云玄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者廣雅釋器云醪漿也呂飛
鵬云說文酉部云醪雜味也則醪爲正字故膳夫六清注作醪涼乃
假借字王聘珍云釋名釋飲食云寒粥末稻米投寒水中育育然也
糗齏也飯而磨散之使齏碎也詒讓案糗與飯爲二物凡以米乾熬
之謂之糗澁水蒸炊之謂之飯糗麤糗水謂先熬炊諸米而更和以
水與寒粥小異國語楚語韋注云糗寒粥也穆天子傳郭注同章郭
所謂寒粥蓋卽此注糗飯雜水所爲矣糗詳籩人疏又以諸和水亦
謂之涼內則諸飲有醪及濫鄭彼注云醪梅漿濫以諸和水也以周
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閒名諸爲濫孔疏云康成以涼與濫
是一物則此以諸和水謂以諸雜糗飯之屬和水也諸者衆雜之辭
黃以周云諸謂梅諸或以桃諸爲之謂之桃濫釋名桃濫水漬而藏
之其味濫濫然酢也孔賈申鄭並以諸爲衆辭非鄭意案黃糾孔賈
之誤是也但諦審內則注意醪者黃梅取其汁爲酢漿卽六飲漿之
別故云梅漿濫則以乾菴漬水成味故云以諸和水此與寒粥及糗
飯糗水異孔合爲一非鄭惜也綜校許鄭諸說蓋涼本爲寒飲故呂
氏春秋節喪篇高注又云以冰置水漿於中爲濫是飲本宜寒而涼
濫又六飲中之最寒涼者其味糗和衆物唯意所欲故或寒粥或糗
飯糗水或以諸和水三者雖不同物以其並是寒水糗和米物故同
得涼稱許以糗味詰醪義足通該鄭二禮注似岐異而實可互相備
也許鄭並以涼爲和水與酒不同唯說文酉部有醪字云泛齊行酒
也疑漢時禮家說有以內則之濫爲酒名者故字或作醪猶涼亦作
醪也楚辭招魂挫糟凍飲耐清涼王逸注云盛夏之時覆甕乾釀提
去其糟但取清醇居之冰上然後飲之酒寒涼又長味好飲也惠士
奇孔廣森並據彼以證涼濫爲寒涼之飲但依王注則彼爲涼酒此
與說文訓醪爲泛齊義略相近然依鄭說則濫無厚薄之齊與酒迥
異也云酒正不辨水涼者無厚薄之齊者賈疏云此文六飲并有水

涼酒正辨四飲無水涼以其水則臨時取用涼則至用乃和二者並不須豫辨故言無厚薄之齊詒讓案水涼無厚薄之齊謂非醞釀所

成與酒絕異故共賓客之稍禮稍禮非餼饗之禮留闕王稍所給酒正不辨之也賓客者漿人所給亦六飲而已疏

注云稍禮非餼饗之禮留闕王稍所給賓客者者賈疏云謂賓未去留闕王稍所給賓者也故以稍言之詒讓案此注釋稍為留闕王

稍所給猶大府注釋稍秣為稍用之物也聘禮記云既致饗旬而稍鄭彼注云稍稟食也賈彼疏謂以其賓客之道十日為正行聘禮既

訖合歸一旬之後或逢凶變或主人留之不得時反即有稍禮蓋凡朝聘賓客始至則有餼既行禮則有饗若其事留闕則別給稟食

其禮殺於餼饋蓋有米穀酒漿而無牲牢故鄭聘禮注以稟食為釋又酒人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注云此謂給賓客之稍又謂王

不親饗食而致幣以酒從往然則賓禮自致餼饗正禮外凡致飲食於客館不必稟食並得稱稍矣云漿人所給亦六飲而已者賈疏云

漿人不主酒齊唯主飲故知此稍禮所給六飲而已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醯糟而

奉之亦酒正使之三物有清有糟夫人不體王得疏共夫人致飲于備之禮飲醴用和者糟也不用和者清也賓客之禮者賈

疏云夫人謂三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助上養賓亦致於客館詒讓案三夫人詳敘官疏掌客五等諸侯相朝夫人致禮有壺豆籩壺即

盛酒漿之器也彼夫人為諸侯夫人與此王后下之夫人異而致禮賓客則略同云而奉之者黃以周云謂奉之酒正注云亦酒正使

之者賈疏云亦謂酒正使酒人漿人奄士也故酒正云醫醯糟皆使其士奉之彼注士酒人漿人奄士故知亦酒正使之案鄭意酒正使

漿人奉之賓客其說非也酒人漿人之奄士亦不當稱士賈襲酒正注之誤詳酒正酒人疏云三物有清有糟者明經清糟通醴醫醯三

者言之醴有清糟內則所謂重醴彼注云重陪也致飲有醇者有泔者陪設之也醫卽釀醴爲醴故亦有清有糟醴爲粥清不釀亦有糟者凡泔者爲清不泔者其泔卽爲糟也黃以周云黍醴衰黍爲鬻其稀而清者謂之醴其厚而有泔者所謂醴糟也云夫人不體王得備之者賈疏云對后體王屈故醫醴糟而無清醴也案夫人致飲備於后者卑者之禮賓宜詳也鄭賈說未審亦詳酒正疏掌客致禮公侯伯入壺子男六壺此夫人所致無文五等諸侯宜有降殺其備三飲則同云禮飲醴用柶者糟也不用柶者清也者士冠禮云賓醴冠者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又醴賓以一獻之禮鄭彼注云醴賓不用柶者泔其醴凡醴事實者用糟文者用清是醴有糟用柶清無糟不用柶之事柶者角柶所以扱醴祭之啐之詳玉府疏凡賈疏云案柶只爲糟設醴既泔而清則不假柶則此經清醴是也

飲共之謂非食時之飲也賈疏云上共王六飲食時以共訖此又云凡飲共之故云謂非食時孫希旦云食畢飲酒謂之醴飲漿謂之漱祭祀尸食畢而獻之謂之醴士昏禮合巹而醴樂記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執爵而醴此皆用酒者也士昏禮特牲少牢漿皆不設公食禮兼設酒漿而賓但飲漿第子職曰左酒右漿又曰先生已食第子乃徹趨走進漱亦但飲漿而已是則禮之重者食畢用酒以醴而無漿輕者兼設酒漿而食畢但飲漿也案孫說甚覈凡六飲全以共飲食時雖有飲以醴漱然唯用酒漿二物不全共也上言共王之六飲雖據王舉言之然亦通舉大數不全用也此云凡飲則所舍亦甚廣但非王舉耳而鄭以非食時解之者明此亦具六飲與上同而與食禮唯用酒漿異也公食大夫禮飲酒漿飲鄭彼注云漿飲先言漿別於六飲也彼漿飲是食時漱口之飲而謂其別於六飲者明不兼餘四飲也若然此注云非食時謂通共六飲可知矣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春秋傳曰火星

中而寒暑退凌冰室也三之者為消釋度也故書正為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杜子春讀掌冰為主冰也政當為正謂夏

正三其凌**疏**疑經典通段冰為久此當從故書及先鄭讀為掌冰政

謂主藏冰出冰之政令也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者左傳隱十年

孔疏引干寶云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言有也案此疑引干氏

周禮注義斬冰者檀弓注云斬伐也大學云伐冰之家伐斬義同謂

冰堅須斬伐而取之左昭四年傳申豐說藏冰云深山窮谷固陰沍

寒於是乎取之又云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蓋此

官令山人縣人等入山谷斬而納之注云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

冰方盛之時者此後鄭誤從杜以正歲連讀也月令季冬之月冰方

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已入令告民出五種注云此月日在北陸冰

堅厚之時也孔疏引三統曆云大寒日在危初度昏昴二度中去日

八十度日心五度中左襄九年傳云心為大火是十二月大寒旦心

中即火星中冰盛之時也案左傳申豐曰日在北陸而藏冰據日躔

而言此注云火星中據中星而言同屬季冬天象也此經及月令皆

十二月斬冰當月即納於凌室詩豳風七月篇則十二月鑿冰正月

納之與此納校一月詳敘官及後疏引春秋傳曰火星中而寒暑退

者左昭三年傳晉張趯語引之者證火星中在季冬大寒之時也今

本左傳作火中寒暑乃退賈疏引作火中而寒暑乃退又引注云火

星季冬十二月平日正在南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中暑退案詩

豳風禮記檀弓孔疏李善文選閑居賦注引左傳並作火星中而寒

暑乃退疑今本左傳有挽字也賈引注說與杜義同而文異蓋據賈

服義云凌冰室也者敘官注同云三之者為消釋度也者入春以後

氣温冰漸消釋故計每歲所用冰數三倍納之於冰室之中則雖有消釋之減不至乏用也云故書正為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

政也者先鄭從故書讀掌冰政句斷謂藏冰之政令凌人主掌之也政正聲類同詳小宰疏云杜子春讀掌冰為主冰也者謂杜讀掌冰

為句訓其義則為主冰也云政當為正正謂夏正者段玉裁云此鄭君用杜說改政為正下屬也攷周禮全書言正歲者皆謂寅月言歲

終歲十有二月者皆謂五月凡言歲者皆謂夏正也言歲十有二月則為夏正已顯明不必加正字以混於全書內之謂寅月者司農從

故書掌冰正為長王引之云建寅之月為一歲十二月之長故謂之正歲若建丑之十二月則當謂之歲終何得謂之正歲乎鄭釋小宰

正歲命名之義不明其為一歲之長而但以為得四時之正於是寅月之名正歲其義不明而夏時十二月遂若皆得四時之正而可以

蒙正歲之稱此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之所以誤讀也案段王說是也云三其凌三倍其冰者賈疏云謂應十石加至四十石即是三

倍其冰也阮元云應十石者三倍之為三十石案阮說為長春始治鑑鑑如甄大口以盛冰置食

治之為二月將疏春始治鑑者釋文云鑑本作監葉鈔釋文監作濫獻羔而啓冰梁履繩云左傳襄九年正義引此文作鑿疑監字

當本作鑿詒讓案鑑監濫聲類同古通鑿則俗體也鑑依注當為金器則是冶鑄所成蓋亦稟氏為之此官春冶之者謂於孟春未出冰

時豫備具檢察之慮有扇缺不任用也注云鑑如甄大口者說文金部云鑑大盆也又缶部云鑿小口鑿也方言云甄鬯也自關而西

晉之舊都河汾之間其大者謂之甄又云鑿周洛韓鄭之閼謂之甄案甄即鑿之別據說文鑿為小口鑿則鑑蓋大口鑿矣說文以鑑為

大盆急就篇顏注云盆斂底而寬上寬上即大口許說蓋與鄭同呂氏春秋慎勢篇云銘篆著乎壺鑑節喪篇及墨子節葬篇並作壺濫

鑑俗作鑿廣韻去聲五十九陷云鑿大瓮似盆是也司烜氏及考工
記攻金之工又有鑿燧之鑿與此鑑字同而義別云以盛冰置食物
于中以禦温氣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春夏之時食物得温氣
則易敗故用鑑盛冰置食物於冰上以寒之也玉燭寶典引干寶注
云鑑金器盛飲食物以置冰室使不茹餒也案依干說鑑盛飲食不
盛冰與鄭義小異據下云冰鑑則干義非也云春而始治之為二月
將獻羔而啓冰者謂啓冰則須用鑑故先一月豫治之也詩豳風七
月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月令云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冰先
薦寢廟鄭注云鮮當為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
冰薦於宗廟乃復賦之左昭四年傳云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
始用之鄭兼用此諸文啓冰在夏正二月後
夏頌冰在夏正四月蓋啓後兩月始頌之也

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酒醴見温氣亦失味凡外內饗之膳羞鑑焉

為官聯彼二官並於凌人取冰鑑也賈疏云謂王后及世子并饗者
老孤子之等以下文云祭祀此經直云膳羞明非祭祀也二月之後

皆須鑑以盛冰故云鑑焉云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者此與酒人漿
人為官聯也賈疏云酒謂酒人之酒謂三酒五齊舉酒而言漿人之

醴謂六飲舉醴而言亦如之者亦以鑑盛冰注云酒醴見温氣亦
失味者酒醴得温則酸而失味也楚辭招魂凍飲王注謂盛夏取清

醇居之冰上然後飲之酒寒涼又長味好飲也是亦酒用冰取寒
不失味之一端云酒漿酒人漿人也者明與外內饗同為官名也祭

祀共冰鑑賓客共冰不以鑑往嫌祭祀共冰鑑者謂共冰并共鑑

天地社稷及宗廟之等皆共鑑云賓客共冰者謂共致之賓客之館
也賈疏云謂諸侯來朝王禮之以飧及饗饋直共冰以往無鑑也

注云不以鑑往嫌使停膳羞者冰用鑑者為置膳羞其中大喪共夷

久不失味賓客膳羞當共新者嫌使停宿故不以鑑往也

槃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槃

也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

則共夷槃及冰舉王喪共后世子及三夫人已下小喪亦共之但王

及后有夷槃自外當與諸侯已下同大槃等其世婦已上有冰則與

大夫同女御與士同無冰見賜乃有也注云夷之言尸也者喪大

記注同夷尸音近得轉相訓士喪禮注亦云夷槃承尸之槃呂飛鵬

引成十七年左傳一朝而尸三獅韓非子載厲公語曰吾一朝而夷

三獅是夷尸訓得通也云實冰於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

者於舊本誤于今據宋婺州本建陽本正喪大記云君設大槃造冰

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瓦槃無冰設牀禮鄭注云造猶內也

禮第袒簣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

內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

瓦為盤併以盛水耳孔疏云既襲謂大夫也既小斂謂士也皆是死

之明日若天子諸侯亦三日而設冰也在襲斂之前也林喬蔭云喪

大記注以襲在室中小斂後則僕於堂明此兩處皆先於牀下造冰

孔疏誤會注意士之有冰者禮明於陳襲事之後未浴之前言用夷

槃則固在死之本曰未至厥明案林說是也云尸之槃曰夷槃牀曰

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為言者也者于黃丕烈校

改於阮元云宋本無者案疏亦無者諸本蓋衍案黃阮校是也此廣

證名夷之義既夕禮夷牀鄭注云朝正極用此牀又士喪禮云士舉

男女奉尸夷于堂撫用夷衾注云僕之言尸也夷衾覆尸極之衾也

今文僕作夷案僕夷字同喪大記亦作夷是鄭所據也引漢禮器制

度者賈疏云叔孫通前漢時作漢禮器制度多得古之周制故鄭君依而用之也依制度云天子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

此經雖云夷槃無形制故依焉若然此周謂之夷槃漢謂之大槃是別大異名案喪大記君設大槃者彼諸侯不敢與天子同名夷槃故

名大盤彼大夫云夷盤者卑不嫌得與天子同名其制則小也釋文云漆赤中用朱漆其中詒讓案漢禮器制度蓋即後漢書曹褒傳所

云叔孫通漢儀十二篇王充論衡謝短篇云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

品十六篇亦即是書惟篇數不同未知孰是喪大記注引漢禮文與

此同彼注又云夷槃小焉周禮天子夷槃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槃

然則其制宜同之據彼注說則漢禮夷槃小於大槃鄭意此經夷槃

為天子禮亦即禮記之大槃其制夏頒冰掌事暑氣盛王以冰頒賜

度當與漢大槃同故引以為釋也夏頒冰掌事則主為之春秋傳曰

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疏者謂主此賜冰多少合得不合得之事注

云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主為之者此亦讀頒為班班賜也見大宰

注鄭志引此經亦作班冰大戴禮記夏小正三月頒冰傳云頒冰也

者分冰以接授大夫也彼頒冰在三月與此時異而事則同賈疏云謂二月之時蠲蟲已生公始用之四月以後暑氣漸盛則賜及羣下引春秋傳者左昭四年傳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稻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賈疏云爾雅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服氏云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陸道也北陸言在謂十二月日在危一度西陸朝覲不言在則不在昴謂二月在婁四度

謂春分時奎夔晨見東方而出冰是公始用之今此鄭注引朝覲而出之謂經夏頌冰則西陸朝覲而出冰羣臣用之若然日體在昴在三月內得爲夏頌冰者據三月末之節氣故證夏頌冰此言夏據得夏之節氣春秋言火出者據周至於七月詩二之日鑿冰三之日納於凌室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孫皓問藏之既晚出之又早何鄭答幽士晚寒故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大族用事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是公始用之也案據賈引服說西陸朝覲謂在二月是月卽出冰出冰卽獻羔啓冰公始用之左傳杜注則云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是謂西陸朝覲在二月時則公始用冰而出冰則在三月又與服小異詩左傳孔疏並引鄭志荅孫皓問云西陸朝覲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是鄭說西陸朝覲又爲四月故引以證此經夏頌冰與二月開冰爲二事月令孔疏亦云鄭以爲四月之時日在畢昴之星朝見東方於時出冰以頌賜百官若其初出薦廟時在二月案孔述鄭義甚析鄭謂立夏昴朝覲東方與夏小正四月昴則見之文正合故左傳疏引劉炫亦從其說賈疏乃謂鄭據三月末之節氣非也但以左傳文義推之先藏冰後出冰畢賦更在其後敘次不容淆混若依鄭義則四月出冰三月乃云畢賦於理難通審文校義西陸之名通駭白虎七宿服說塙鑿不可易也至申豐云火出而畢賦服據昭十七年傳梓慎語釋爲夏之三月以左證左亦自允當杜則云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杜意蓋因此經有夏頌冰之文故兼三四兩月爲釋據夏小正三月頌冰之文則服說專指三月得之竊謂頌冰者隨時授用非必盡在一時三月之末暑氣初生容已有頌冰之事至四月以後暑氣大盛則所頌尤多左傳及夏正據其初頌時言之故繫之三月此經則據其頌多時言之故繫之夏明自孟夏至季夏一時三月頌冰之事凌人悉掌之斯乃立文有異於事無悖此經通例

凡紀時者皆據夏正頌冰是夏非秋刷刷清也鄭司農云刷除冰室當更內新冰玄謂秋涼冰不

用可以清疏注云刷清也者爾雅釋詁文郭注云埽刷皆所以為潔除其室
疏注云刷清也者爾雅釋詁文郭注云埽刷皆所以為潔

字封人注亦云刷治絜清鄭司農云刷除冰室當更內新冰者謂豫

其室者後鄭意秋時去內新冰時尚遠故止為清除其室不用先鄭義也

邊人掌四邊之實籩竹器如豆者
疏掌四籩之實者此並與醢人為其容實皆四升
疏官聯也祭祀以籩實乾物分四

次薦之朝事加籩皆入籩饋食據賈說亦同羞籩則二籩郊特牲所謂鼎俎奇而籩豆偶是也
注云籩竹器如豆者者論語述而皇疏

云竹曰籩木曰豆豆盛菹醢籩盛果實並容四升柄尺二寸下有跗

也案籩與豆形制大同蓋亦有校有鑑但編竹作之為異故爾雅釋

器謂之竹豆詳敘官及瓶入疏賈疏云皆面徑尺柄尺亦依漢禮器

制度知之也云其容實皆四升者賈疏云據其籩之所受則曰容據

其所實禮黃等則曰實四升亦約與豆四升同也案豆容四升見瓶入職

朝事之籩其實禮黃白黑形鹽

臠鮑魚鱠黃泉實也鄭司農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
形鹽故春秋傳曰鹽虎形玄謂以司尊彝之職參之朝事謂祭宗廟
薦血腥之事形鹽鹽之似虎者臠腓生魚為大臠鮑者於糈室中糗
乾之出於江淮也鱠者析乾之出東海王者備物近者腥之遠者乾
之因其宜也今河閼以北黃稬麥賣之名曰逢燕人膾魚方寸切其
臠以啗
疏朝事之籩者謂宗廟之祭第一次所薦之籩也賈疏云此
所貴也
疏言朝事謂祭廟二灌之後祝延尸於戶外后薦此八籩江

永云內宰司尊彝疏后薦朝事豆籩在延尸出尸迎牲未入之時禮
運孔疏在升首之後薦腥之前今從賈疏蓋尸出在堂席前不可空
故先設豆籩案江說是也通典吉禮謂尸初出戶時及薦腥之後有
兩文薦豆籩尤誤互詳內宰司尊彝疏左傳僖二十二年孔疏云此
等所陳雖為祭祀下云賓客亦如之是賓客與祭祀不異云其實禮
黃白黑形鹽醢鮑魚鱸者釋文云禮芳弓反徐又芳勇反或即第反
嚴可均云郎第從豐聲蓋本或作禮矣案嚴說是也然鄭以逢釋禮
說文麥部禮讀若馮則自以諧豐聲為正不當作禮陸所載或音不
足據此入籩於四等籩為最尊諸侯以下亦通用之而數有降損不
得備用故左傳魯饗周公閱辭白黑形鹽有司徹禮上大夫賓尸四
籩則用禮黃白黑是也賈疏云入籩者則禮為熬麥一也黃為麻子
二也白為熬稻米三也黑為熬黍米四也形鹽鹽似虎形五也醢以
魚肉為大臠六也鮑以魚於福室糗乾之七也鱸為乾魚八也注
云黃臬實也者弓人注同說文艸部云黃蘗香艸蒹臬實也重文臠
蒹或从麻黃又水部云臬麻也此黃即臠之借字爾雅釋草云臬麻
實臬實御覽百卉部引吳普本艸云麻子一名麻黃賈疏云案喪服
云苴經子夏傳云苴麻之有黃黃是麻之子實也又案疏衰裳齊牡
麻經子夏傳云牡麻者臬麻也則臬麻謂雄麻也若然臬麻無實而
解黃為臬實者舉其類耳程瑤田云麻大名也無實者臬有實者苴
有實則有黃矣北方藝麻三月下種夏至前後牡麻開細碎花色白
而微青苴麻不作花而放勃勃與花初胎時相似名之曰黃即麻實
之穉者牡麻俗呼花麻花落後即先拔而漚之剝取其皮是為夏麻
苴麻俗呼子麻八九月閒子熟則落農人拾取之詩言九月叔苴叔
拾也拾取子盡乃刈漚其皮而剝之是為秋麻牡麻有花無黃言黃
則子見故禮經數穀但曰黃注者並曰臬實而喪服疏引孫炎苴以
麻子釋黃也劉寶楠云玉篇有子曰苴無子曰臬列子楊朱篇昔人